

重 錄 總 校 官 時 師 良 高 興

李 士 臣 賢 著 作

分 校 官 編 修 臣 汪 承 烈

書 寫 儒 士 臣 范 漢

閱 點 監 主 臣 敦 可

臣 孫 世 元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六

九真

陳

陳詳

晉江志詳晉江人年十八登紹聖四年第爲南劍州推官尚書黃裳妻以女亡故挈其裝歸以觀之詳不爲視乃反之歸以其

婦與張請爲齊年進士請題其

里曰通籍終通判濠州姪孫研

陳研

晉江志研字叔幾一字季顯乾道丙戌進士淳熙間官臨汀言民苦於計口鬻鹽乞弛鹽禁且請宜寨押揚園以備鹽盜有旨

從之權貴嘗欲引爲御史先誅之擊故相研曰鄉議不可犯故相不可彈

以忤意去提點湖南刑獄水富者子吝於施爲乞人斃以死官吏利其賄

反抑死者家爲誣告在理十五年家且破獄上研平反之從計度轉運使

屬州故有鐵纜錢肆爲民病甚研曰今無用鐵纜而折直未除何也悉去

之入遷起居郎卒年七十八研有經學詩書易禮

有解里人師之從弟礪字叔振登慶元己未第

陳攄

四明志攄字君益四明人紹聖間為將樂宰興崇學校獎進士

類政尚愷悌每遇水旱為民請時根於至誠歆答如響先是將樂之俗家舉一子富者不過二子餘悉棄之攄至諭以天性申以令甲有犯者無不窮治自是民生子不敢不舉男陳其名女陳其氏者接畛卒於官邑人思其遺德為祠堂祀之遇旱禱雨輒應以至鄰境時有雨賜之請紛至祠下乞靈各遂所祈部使者得之興議以其有功於民乃請於朝乞賜廟額朝廷可其請賜額旌福廟

陳次升

宋史列傳次升字當時興化仙游人入太學時學官始得王安石字說招諸士訓之次升作而曰丞相豈秦學邪

美商鞅之能行政而為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斥既而第進士知安丘縣轉運使吳居厚以聚斂進擢尉周征稅於遠郊得農家敗絮捕送縣次升縱遣之居厚怒將被以文法會御史中丞黃履薦為監察御史哲宗立使察訪江湖先是蹇周輔父子經畫江右鹽法為民害次升舉初之還言額外上供之數未除異日必有非法之歛願從熙寧以來創行封樁名錢悉賜豁免又役法未定人情焚惑乞速定差額及均數之事先為之節

而審行之提點淮南河東刑獄紹聖中優為御史轉殿中諭章惇蔡卞植黨為姦乞收還威福之柄禁中火畢出西方次升請修德求言以弭天變掖庭鞠厥罪獄次升言事關中宮宜付外參治今屬於閹寺之手萬一有寃濫貽後世譏濟陽郡王宗景請以妻為妻論其以宗藩廢禮為聖朝累初惇卞以次升在元祐間外遷意其不能無怨望卞又與同鄉里故延真憲府欲使出刀為助擠排衆賢而一無所附時方竊元祐章疏疏流播紳次升言陛下初即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數榜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未致於譴累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數榜適所以誑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又論下客周種貪鄙鄭居中儉佞由是惇卞交惡之使所善太府少卿林願致己意嘗以美官次升曰吾知守官而已君為天子卿士而為宰相傳風旨邪惇卞益不樂來問白為河北轉運使帝曰潛臣易得爾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宣仁有追廢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陛下母詒其所從來可也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陛下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刻喜求人過今使還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次升累章初章惇皆留中帝嘗謂曰章惇

文字勿令絕次升退告王羣羣曰君胡不云諫臣耳目也帝王心也心所不知則耳目爲之傳達既知之何以耳目爲居數日使人見帝申前旨乃以羣語對帝曰然顧未有代之者爾說不免去京師富家乳婢怨其主坐兒於上而罵呼者三邏繫獄次升乞戒有司無得觀望帝問大臣何謂蔡卞曰正謂觀望陛下爾誣其毀先烈擬攝監全州酒稅帝以爲速改南安軍徽宗立召爲侍御史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羣博於雷居卞於池出京於江寧遷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修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寧初以寶文閣待制知穎昌府降集賢殿修撰繼又落修撰除名徙建昌編管循州皆以論京卞政政和中用款恩復舊職卒年七十六次升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安世稱其有功於元祐人謂能遏呂升卿之行也它所言曾肇王觀張庭堅賈易李昭玘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公議或不謂然蒲陽志先是侍御史陳次升乞罷言官並自內批不田三省進擬曾布力爭不得乞降黜范純禮徐進曰次升所陳不過防執政官引用親黨及罷黜不附己者耳苟執政官無所私固所不卹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安用深責之也上以爲然又殿中侍御史龔夬兩上章言尚書左丞蔡卞操心深險前則陳次升因事被逐後則鄒浩以言獲罪已而龔夬言

翰林學士蔡京朝廷不以失言為然去將去位陳瓘上疏言紹聖以來七年間五逐言者常安民孫諤董敦逸陳次升鄒浩五人者皆與京異議雖間以他罪遣而京之所惡無不去者且見徽廟賢蔡氏族類蒙徽宗即位除次升侍御史公對論三省大臣曰近肆為謫計但避專權之名而陛下每有差除陽為承行陰諭繳駁上以侵陵主道下以竊弄國權若不辨之於早則堅冰之患至矣又言朝廷之事宰相得以行之臺諫得以言之上下相維所以存大公之道近來除摻多出大臣不緣聖選切恐相為此周欲乞今後臺諫官若除授必出宸衷既而遣諫議大夫公又言章惇久居揆路迷國誤朝戾人害物陛下又承大統肆為異論及為山陵使先之幕次大昇輦陷於泥中惇既不能隨從又謂元祐皇后不從其請惇既不忠又欲置元祐皇后於有過惇遂謫知越州又言蔡京職為翰林長委蛇經帷日侍清光可謂貴臣而乃卑躬屈已親昵閹宦原其設心實欲令其同陛下起居漏宮禁事於是京落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未幾京黨復熾其勢已成遂除公給事公當批駁力莫回天以實文閣待制出知潁昌自京竊國柄奸言日至降充泉賢殿修撰後又坐乞留陳瓘漸洗鄒浩連累臣僚除名建昌居住復崇寧四年八月御筆次第量移遷謫臣僚移荆湖南

北路五年。星文變見。上慨然悔悟。特加英斷。元祐元符末。係籍人等朝堂
石刻。奸黨石刻。併令除毀。復公朝奉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繼復寶文閣
待制。終于真州之私第。平時遇事敢言。雖鼎鑊刀鋸在前。曾莫之卹。譚論
集待制陳公行實。公諱次升。字當時。行第三十。乃十四朝議之次孫。正議
大夫之次子。母王氏二十九娘。東坡人。贈碩人。族處于仙谿龜峯之下。公
少小時。庭前有荔枝樹。少熟。公登其上。正議公晝寢。夢有祥龍蜿蜒其上。
起而視之。乃公也。正議公心甚喜之。而不自負。方發蒙時。讀書一過。即成
誦。及卅角。喜操觚弄墨。出一二語。以爲時輩所印。可長遊鄉校。屢先諸子
鳴。嘗月試夜歸。境有神堂祠者。爲一鄉之靈迹。公至其所。忽聞呵聲曰。避
待制公。窺之。寂無人迹。乃知神物之顯異也。熙寧六年。癸丑。余中榜。賜同
進士及第。是時公之伯仲如知縣公。次顏教授。次龍士。曹公。次宗。皆力學
起家。閭里稱耀。公初調度之獄。極度爲江西劇郡。齊民天性豪悍。動相爭
擊。海禁因國。自公視事。剖決精明。度無留獄。前此有猾吏鍾四者。盜發官
帑。按驗不服。公至。槌其奸狀。即日伏辜。郡將以此喜公。力薦於朝。除和州
防禦推官。秩滿改宣德郎。宰密之安丘。安丘號爲難治。前宰以失職去官。
時州從事攝政。及公下車。從事首告公。以此邦獄訟最繁。當斥大獄。字公

曰子何不教我以無刑乃教我廣獄耶卒不聽公一節縣章以忠和懷悌
為政民訟于庭者案牘相衡公以理開曉之皆心服而去踰月從事行縣
而園空於是歎服元豐七年甲子移英州簽判適神祖末年深厭新法之
為民病寤寐英才未赴上聞有旨促公到闕召對便殿上首問公以卿自
外來知朝廷青苗免役等法民安之否公條疏其利病且曰聞陛下慨然
悔悟之意遠方之民日有生氣上首肯之得旨與監察御史公一入堂糾
察庶務振刷宏綱風采凜然權貴褫氣上嘗以諸路監司責任不輕朝廷
當考其煩急括免與弛慢者議遣使按察會上晏駕不果元豐八年二聖
臨御縣先帝遺意四月遣公按察江南西路公即駕軺車一入其境百姓
遮道陳訴官司押配買鹽之弊公遂撤州縣欺罔朝廷時正言王公觀亦論
序辰父子虛張鹽額勒令承買煩勞州縣欺罔朝廷時正言王公觀亦論
列之蹇序辰父子鑄降有差五月遣公按察提舉荆湖元祐更化公乃還
朝供職三月司馬文正公當軸登用正人一時名流始劉摯蘇轍范純仁
王岩叟等並居言路公之挺直不減諸公而和平溫雅過之公以幸遭明
時言事無隱徬保中之行貧民苦於冬校元豐末詔府界三路或家止有
一丁病患未該破丁者及第五等以下土地不及二十畝者並免至是有

衝改其法。公上疏力爭。乞依元豐八年旨。揮以安存貧下老弱之民。王文公用事之日。獻利之臣。惟務培克。上供之外。別置封樵錢。皆溢數以取於民。公皆乞罷之。又乞張官。寬局許之。訴理庶用法過當。事涉冤抑者。皆得伸雪。無非切中時病。未幾。九月。文正公即世。諸賢已有相攻之際。公乃力丐外補。十月。得請。提點淮南刑獄。公去國未踰月。而朋黨之事起矣。公雖自中稱外。處之泰然。有部吏者。初公徵時。寧邑僂遊。嘗與公有隙。及公之來。負慙求去。公曰。吾不以私廢公。子盡心民事。可也。既而薦以剋章其人。益憾。魏此服公之德量。甫及一年。易節。詳刑淮東。時諸道監司奏課。惟公爲最。到闕。除兵部員外郎。就職。甫月餘。丁內外艱。公自中都扶柩歸里。雖寒月而扉屨不輟。免服之日。不肯赴闕。有旨促公至。則除刑部員外郎。公明練典章。雖老吏莫肆其姦巧。律令格式爲之一正。八月。遣公提點荆湖刑獄。公元豐間。司按察日已熟識。一方之利病。至則首舉行之。吏民相安。惟恐其去。紹聖二年。再除監察御史。時參用熙豐舊黨。善類繼引去。公處群小之中。挺然特立。每朝廷有政事。輒慷慨力爭。上嘗欲幸金明池。所造龍船極工巧。言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聖主不來危。不徵幸。又言陛下勤儉過於夏禹。有司不能宣明德意。所造之舟。其費不貲。游幸

之日天乃大風豈非愛佑陛下而使覺悟乎上嘉納焉閏月除殿中侍御史勸上收威福之柄反覆數百言仍奏臺諫官當出聖選如近日監察御史三人闕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共薦三人所召者二人而已未審出於陛下之意或出於宰相之私若出執政近臣豈能免天下之議此源若聞臣恐異日臺諫阿輔權臣而負陛下矣今後若近臣薦舉並須召對視其人才去取出於聖鑒又言為治之道莫先乎用人用人之要莫大乎辨邪正何謂正知君父為尊而不麗於權要所謂正人也何謂邪執政之所急則從而擠之執政之所喜則從而舉之不顧公議惟執私恩所謂邪也故古之聖王以治道為本在於進退人材進退人材乃人主作福作威者也故邪必去之而天下所共棄賢必任之而天下所共喜今朝廷除命一下縉紳必相謂曰若非權貴之親則門下之士或一年之間屢進論其人則無可稱之善或陛下之所黜而擢用愈速姦佞貪污因人所論其進益銳如此則豈足以盡天下之公議哉望聖慈收還威福之柄進賢在於必果無為奸人所移黜邪在於勿疑無為朋黨所庇時禁中失火公言災異之來必有所因自古聖王德雖甚盛世雖甚治必恐懼修省祇肅天戒故祖宗以來聖德可謂盛矣治具可謂修矣每遇變異常恐其不逮內則小心

以求諸乙外則下詔以求直言伏望聖慈追而行之上答天變下達民情
儻愚者之言或有一得庶幾聖政有補萬分又因星變上疏曰自古有道
德之君天必愛佑之時出變異以警戒之竊聞陛下謙冲退托下詔損常
膳避正殿罷秋宴求直言此盛德之舉社稷之福也然考之故事先朝有
星變必須頒赦恩以滌幽枉臣欲乞斷自聖衷施行庶使變異自消福祥
自至時大臣捃撫舊事增過元祐臣僚道汪決李仲等送吏部與合入差
遣錄黃行下以元祐間所獻文字得罪公言紹聖元年責降呂大防等節
文有其餘一切不問之語今汪決等以上書得罪則前者初勝殆成虛文
豈不有傷國體繼又差官置局編排元祐章疏公言臣近奏乞宣諭大臣
遵守初勝未施行間今欲以人言之失致之有過之地則初年詔令嘗許
自新適所以誤天下疏入不報三年十月侍講官常立上殿公奏謂立嘗
以父秩行狀中國史院盛舉安石詆誣先帝驚庸肆為無狀以大臣親昵
私相薦引特乞點責以警官邪秘書省周種除著作佐郎公奏謂館閣所
侍天下之英才人才之所先者莫先於獲行種之獲行無取朝廷進用甚速
豈能厭服人心凡十上章乃罷種職初蘇頌罷相來之邵言鄒浩交結頌
之子弟躡躡博士朝廷以浩教授襄州公言浩學問該博行義修明言者

附會權臣。妄有彈擊。命下之日。縉紳咸以爲冤。今朝廷公明。宜在昭雪。特乞改正。以副輿論。左正言孫諤以爭役法不合。左遷軍器。公言免役之法。實欲便民。諫官以言爲職。既有見聞。必須上達。其言僮是。則當聽納。其言或失。亦在曲全。以示朝廷之容德也。三年十二月。擢左司諫。時章蔡以公乃神廟親擢。元祐間。多持節在外。未嘗顯用。謂公必怨望。紹聖初。特除言官。欲其出力排元祐舊人。以爲已助。公至。則首論勅榜反覆。繼論周種常立等。自此章蔡始不悅。嘗令太府卿林頴致誠。惴於公曰。昨自湖外來。復登憲府。皆已之力。苟相助。何患不得美官。公曰。某知守官而已。不知其他。公爲卿監。乃爲宰執傳風旨耶。頴愧而去。章蔡益銜公。屢於上前媒孽其短。賴上知公朴忠。計卒不行。會朔方河潰。民移。大臣欲乘間出公總漕計。進呈謂非陳某不可。上顧徐曰。一轉運之才。何難得。陳某敢言不當。令去左右。數日。公乞罷臺職。章上御筆親推可。除左司諫。公力辭不就。適魯布奏事上前。上因語之曰。朕除陳某諫官。廷議何如。布奏皆謂陛下得人。上曰。尚未肯就職。公知眷注之隆。遂受命登對。方造膝上。遽曰。久不聞卿議論。公再乞避言路。上曰。朕親擢卿。復何辭。公益感厲。自奮。時姦人擠陷忠良。肆行謗毀。欲盡寘元祐臣僚於死地。朝論藉藉。上亦疑之。因公奏對。上顧

問近日朝廷有何議論。公遂奏曰。臣聞小人橫議。擅動宣仁徽號。如臣所聞。宣仁保佑聖躬。終始無間。若姦臣疵毀。輒有議論。不惟有虧聖養。且失人心。上諫然曰。卿何從得。公曰。臣職許風聞。苟有所聞。當以忠告。陛下不當詰臣所從來。願勿聽銷骨之譏。上首領之者再。元符改元。京等與同文館獄。竟不得其要領。乃更遣呂升卿董必使嶺外。欲盡殺元祐黨人。公聞之。並見上。奏曰。陛下初欲保全元祐臣僚。今乃欲殺之。何耶。上曰。無之。無之。卿何爲出此語。公曰。以升卿爲廣南按察。豈非殺之耶。升卿乃惠卿之弟。元祐間。負罪家居。其人資性慘刻。善求人過。今使擁使節。元祐臣僚。還讀之地。理無全者。上譟然大悟。即日罷升卿按察職。元城劉公安世聞之。曰。陳當時有功於元祐。人居多瑤華獄起一時。諫官皆規避不敢言。如王山子客問之作田承君墨子之詩。皆諷有言責者之默默也。公獨氣槩挺挺。鼎鑊不避。上疏乞寬振建獄寢。華陽之封一疏之入。人皆危之。而公獨凜然。辨果不勝。而中宮特它有建立適濟陰郡王宗景。以侍姬楊氏爲正室。公上疏力爭。言多激烈。蓋陰諷焉。上雖未公之言。罷宗景。黜楊氏。而建立之意已不可回。會一日。奏大理觀望。多致濫獄。蓋詆章蔡之苛刻也。上問大臣曰。陳某言觀望者何。十奏謂觀望。陛下以激怒耳。上默然。又以

嘗劾章惇奏入不報二日陞對上謂公曰章惇文字勿令絕了公唯唯而退出告王筆筆謂公曰胡不曰上云臣任耳目之官帝王猶心也心所不知故耳目爲之傳達心若自知何用耳目目陞下既知惇胡不能斥更須臣等文字公後數日再對上語及惇公如筆所言對上曰未有代惇者於是惇等抵戲求辯無所不至而被廷愈欲公去二年五月貶全州酒稅制詔有陳果元祐中所上章疏詆毀先政朕嘗含容其過度使自新復敢狙習故態觀望言事之語上以湖南地遠當遣江南章惇蔡遂移公南安軍南安地隣梅嶺瘴癘之鄉上初不知及謝表至上始悟馬將舉移而上已大慚矣徽廟入繼大統登用正人詔起公知廣德軍四月降制書曰勅知廣德軍陳某朕收果忠良布在言路而臺端處俟未稱朕意爲國司直爾惟其人惟爾敦厚清明屢膺耳目之寄有聞必告處人所難朕惟汝嘉起自謫籍處以橫榻使衆中司推爾平日之心爲予初政之助事有不當於理臣有不協于極悉意抗論予虛懷可恃御史公既至上以公歸自嶺海問勞再三公退而上六事凡類千言一曰法天二曰稽古三曰修身四曰仁民五曰崇儉六曰用人上俞允之元祐中詔修神宗實錄至紹聖中曾布阿章惇蔡之旨上言謂神廟實錄司馬光等記事不實乞用王安石手自

編寫奏對日錄進入重脩左司諫陳瓘爲尊光集以獻力辨其非不賜施行至是公上疏爭之且言神考一朝大典儻容史官任其私意紊亂事實何以彰聖孝之至凡四上章時陳瓘鄒浩龔夬等同在言路天下拭目新政公等尤以指斥姦臣薦引善類爲任九月公言章惇自登揆政任私言公奉使山陵措置乖謬於是惇乞罷政公又率同僚陳師錫陳瓘等言惇包藏陰謀助尊私史擅興軍旅妄詆宗廟數事惇遂有潭州之命公又言貶竄太輕未快輿論又上疏論列之惇由是遠謫雷州先是諫官言京于兄弟同惡相濟遂朝誤國宜正典刑於是謫居太平京出守江寧公至是又言蔡卞備位政府肆行姦謀竊弄賞罰私報恩讎時人目爲笑面夜又今又分務仍居善地何以懲奸尋移于池州公言池與太平乃是隣壤罪大罰輕未愜衆議又言奸邪凶險陰害善良呼吸群小交通內外今寵以端殿委之帥府要是失刑辱罷京職名又言京親昵閹宦漏泄宮禁原情嚴辟宜即投荒京由是提舉洞霄宮河北轉運使張商英不候朝旨開臨河界沙河虛費人力三十村之民不可復耕公乞罷役且正其罪商英落職知隨州錢適除殿中侍御史公言錢適假借曾肇之名爲一豪戶撰墓誌又假肇書受豪戶金有無未白肇今爲翰林學士可問而知若果有之盜

詐之人豈可以任天子耳目之官。及親聞德音，謂其假聲名爲父模摹誌銘撰銘，若無利害，尚爾欺詐。若論列朝政利害，有大於此者，能保其勿欺乎？後章再上通鑑罷臺職，罷序辰以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公言序辰紹聖初以蔡卞引拔，寔在都司日，游章惇之門，肆爲蠱毒。時安燾爲門下侍郎，持論端正，惇甚惡之。序辰陰蓄奸謀，乃令王厚造爲謗言，惇則乞起大獄，名爲取問，更不審錄，安燾遂罷。執政王震亦以罪逐，無序辰又以元祐理訴爲非，毀入劄乞，着詳責降，乃令安惇請其事。自後緣訴理被禍者七八百人，衣冠塗炭，莫此爲甚。今尚居從班，承流藩府，伏望特行黜責。序辰由是除名，放歸田里。賈種民除直龍圖閣，陝西轉運使。公言種民自領清汴職事，所辟官十餘員，所役兵夫至百萬，增築狹水堰，月河但爲舟船之害，並無分毫所利朝廷。均見實狹水堰，遂行毀拆，月河存而不用。今聞不住移文修築，及造天漢等橋，費用不貲，輒行下州縣，自清汴以來沿路稅發，收到稅錢，並令搬還清河司。州縣苦之，無所領在京茶場所收之息，未見實數，而洛口汧汴河兵士任意差使，恣橫違法，略無忌憚。乞罷種民職事，仍付有司。根磨洛口及清汴司茶場處，財物務要的確，以公言。竊惟陛下紹天明命，入繼大統，發謀定策，盡出皇太后獨斷國勢已定，章惇猶肆異。

論曾布許將當日皆在簾下不聞一言先斷大義今命於布則曰與參頤命於將則曰復參頤命若不改正傳之萬世布等掠定策之美名掩太母之盛德其累非細官者梁從政當議立之初與章傳異論至是已落省職降官官觀公奏謂國家宗廟至重方其危疑之際輒敢交通宰執肆行姦謀將不利於聖躬念其嘗於神宗有攀附之故猶當貶竄御樂閣守懃奏事上前內侍裴彥臣以手敲守懃懷頭高聲道曰莫錯斬人莫錯斬人公奏彥臣敢於御前肆為不敬無人臣之禮罪不容赦凡四言之彥臣遂斥荒外以至張琳郝隨之姦狡李偁劉瑗之凌侮公皆極力彈擊之建中靖國改元擢司大諫時章蔡雖已去國而韓忠彥之弱不足以勝曾布之姦薦引除授多任已意司諫陳瓘言皇太后已復辟而猶預政出守秦州公言瓘以風聞論事偶有失實祇緣京等肆其奸詐僥倖進用唱為此言齊麟臺諫瓘既聞之遽具論奏言雖過當本實為國今大奸既逐罪人斯得瓘之功也宜在可賞伏望特賜召選獎進言路續又上皇太后書且言瓘之言乃得於傳播之妄焉可為盛德之累欲望不以瓘之言為念而以來忠謹安社稷為心秘書少監鄧洵武同修國史公言昨以洵武為史院檢討朝廷謂之不可遂行寢罷今又有此差除命令反覆如此何以明是非